

T9297/31226

2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 1941

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五

哈爾濱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人倫部

賢妻

羣書要語

窈窕淑女

關

家貧思良妻

漢書

詩

妻却羞賢勝敬通

坡

古今事實

妻勸夫退

楚莊王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

楚欲以我爲相如何婦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韓詩外傳

妻羞其夫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願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離下

妻戒直言

伯宗每朝其妻必告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從故及左

妻戒驕矜

晏嬰相齊出其御之妻從門間闚其夫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之妻曰晏子相齊名顯諸侯今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是以求去其夫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爲大夫

妻戒拾遺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活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妻戒夫學

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恠問故羊子曰久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趣機而言曰此織生於蚕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疋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也羊子感其言復往終業七年不返

妻勸夫隱

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委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列子

妻贖夫罪

蔡琰重嫁於董祀祀犯法當死琰詣曹操逢首徒行請罪音辭清辨旨甚哀痛操乃出祀罪

妻訶夫泣

漢王章與妻居冬無被臥牛衣中涕泣妻怒訶曰京師尊貴者誰如仲卿不自憤激乃反涕泣後章至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曰人當知止不從竟死獄中

妻勸夫仕

謝安妻劉琰妹也旣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安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

奇其清苦

見婚姻門

詩話

妻詩勉夫

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即先寄詩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回去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蔥蔥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可謂能勉其君子以正矣

妻詩勸戒

昔有居上庠者妻以詩寄鞋襪云細襪宮鞋巧樣新慙慙寄與讀書人好將穩步青雲上莫向平康謾惹塵其規風婉切亦不失其正者也

喪妻

羣書要語

老而無妻曰鰥

梁惠

喪其妃耦

詩序

鳥獸猶不失儷

左

詩句

恠來醒後旁人泣醉裏時時錯問君

元稹悼已

一杯謾道

愁能遣幾度醒來錯喚君

李鴈門悼已

古今事實

不更娶

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之曰以華元善也漢王駿為少府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鼓盆而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者妻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我獨何能無槩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歌噉噉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故止

慢服免官

廬江太守周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顓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二年之喪既除而享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行難道請免龕官顓等知龕有喪有喪吉會非禮各奪俸一月

服除作詩

孫楚除妻服作詩示王武子王曰未知立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以色而傷

魏荀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宜以色爲主聘曹洪女有色專房歡宴後婦病亡未殯傅叡往唁粲不哭而神傷叡曰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有傾城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已歲餘亦卒

葬玉埋香

孟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隋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古文云深深葬玉鬱七七埋香

占夢妻亡

江淮王生善下有賈客張贍將歸夢炊臼中問王生生日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無金也賈客歸妻已卒

哀瞽妻二

劉庭式未第時議娶既第而妻瞽卒娶之後庭式倅密州而妻死庭式喪之踰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招而心挑者皆可以爲妻耶軾深感其言

坡集

古今文集

雜著

傷往賦

人之所以取貴於蜚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遺情爲智豈至言耶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天闕弗遂也作賦以傷之與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重處之邑邑兮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當歡而復悲人或朝歎而暮息夫何越月而踰時太極運乎三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於無兮盛復於衰猶昧爽之必暮又安得而怨咨我今怨夫若人兮曾旭且而潛暉飄零偏反之萼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陽而易晞恩已甚兮難絕見無期兮永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按來饁亦在林下我觀于途負販之夫同荷均挈荆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和鳴灌叢雙泳漣漪薨薨伊蟲蠢蠢伊豸遊空穴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

事類彙編後集 卷之十一
雄雌之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目
淒涼兮心伊鬱兮將語誰坐匡牀兮撫嬰兒何所丐沐
今何從仰飴襦袴在身兮昔圍蹉跌鞮囊附臂兮餘馥歲蕤誠
天性之潛感顧童心兮如癡曉然有難狀之慕漠然減好美之
姿指遺桂兮能認遡空帷兮欲歸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
容寶瑟僵兮弦柱絕瑤臺傾兮鏡奩空寒爐委灰虛岷多風隙
駒展轉窻蟾夜通步搖昏兮網粘翡翠芳褥掩兮塵化蛭蝨閱
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翫服儼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
翩翩於是非求僊宰與冥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之不逢徒
注視以寂聽恍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
曰龍門風霜苦別鶴哀鳴夜銜羽吳波浪深雌劔手無遺音
悲之來兮憤余心洵如行波漸浸淫悵緣情而莫 憾思執禮
以自箴已焉哉冉冉生死悠悠古今乘彼一氣兮聚散相尋或
鼓而興或罷而沉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
分徒終怨於匪忱彼蒙莊兮何人獨累歎而長吟

悼往賦

黃魯直

西風悲兮敗葉索索照陳根兮秋日將落髮髯兮夢與神遇顧
瞻九原兮豈其可作我有悲秋之羽蟲兮自傷時去物改擁舊
柯而孤吟四郊莽蒼聲斷裂兮久而不勝其歎音生平之梗槩
兮欲蕭蕭而去眼將絕之言語兮物歷歷而經心謂逝者有知
兮何喜而棄此去也謂逝者無知兮誰職爲此夢也憑須臾之
不再得兮哀此言之不予聽回廊窈窕月皓白兮無復曩時之

履聲擊平生之餘製今香澤其猶未沐雖飄七其日敗兮吾不
忍改其此佩愁薨七其中予兮如醒酒之不化歛別離之幾時
今誰與夏日冬夜自我先兮一無窮在我後兮亦一無窮六七
十便了一生今何異木末之有狂風待外物而造我今固不若
放之自得之場彼莊生之一正兮亦何異荀氏之神傷吾固知
藏於天者至精交於物者甚粗飲泣爲昏瞳之媒幽憂爲白髮
之母憂傷泣下不可安排兮如孟津之棒土彼寒暑之寢化兮
天地尚不能以朝暮目煢七而不寐今夜豐七而過中雖來者
猶不可待兮恐不及當時之從容

古詩

雉朝飛

韓愈

牧犢子無妻日 雉雙飛感之而作

雉之飛干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
而啄羣雌粥七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而無一妾
與妃

悼亡

潘岳

往丹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
從淹留亦何益僂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
所歷幃屏無髮髯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歆遺往猶在壁悵恍
不或存周遑中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
日中路折春風緣隙來晨雷示簷滴寤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
不幾有時衰莊在猶可擊

詩

悼亡

白居易

于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傷神
手攜稚子夜歸院月冷房
空不見人

感月悲逝者

白居易

下感月一潜然月色今宵似往年
何處曾經同望
月櫻桃樹下後堂前

舊房

白居易

四壁秋聲蟲絡絲入簷新影月低眉
牀帷半故簾旌斷仍是初
寒欲夜時

寡妻

羣書要語老而無夫曰寡此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梁惠 嫠不

恤緯而憂宗周之亡
昭 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 惠鮮矜

寡
書 思女不夫而孕
列子 孤鸞念其雄見鏡而舞
見鸞門

古今事實

共姜自誓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
之誓而不許故作是詩以絕之况彼柏舟往彼中河髮彼兩鬢
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九為寡婦

憂姬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二三為皇后七為夫人凡九為
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士及粧臺

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列女

求娶嫠婦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妹棠公死偃御崔子弔之見棠妻美使偃娶之偃曰同宗也偃出自桓我出自丁又筮之不吉曰嫠婦也何害前夫當之矣左

不納嫠婦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子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家語始生

寡婦擅財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容之為築懷清臺

過寡婦飲

陳遵字孟公為河南太守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司直陳崇劾奏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謳歌辭宿免歸

婦寡改適見再嫁門

古今文集

雜著

失節事大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娶以配身也
君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
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
節事極大 語錄

寡婦賦 并序

潘岳

樂安任子咸者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雖兄弟之愛無以
加也不幸弱冠而終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少喪
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孤女藐焉始孩斯亦生民至艱而荼毒
之極哀也昔阮瑀既沒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余遂
擬之以作叙其孤寡之心焉曰

仰皇穹兮歎息思恩憐兮何極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

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翼

如兮遺像下臨兮泉壤窈

兮潛翳心存兮目想

靈座兮肅清想空宇兮曠朗廓孤立兮

顧影塊獨言兮聽響顧影兮傷催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

邈兮長乖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頽霜被庭兮風入

室兮既分夜星漢迴夢良人兮來遊若闐闐兮洞開恒驚悟兮

無聞超愴况兮慟懷慟懷兮奈何言涉兮山阿墓門兮肅肅

攏兮峨峨孤鳥嬰嬰兮悲鳴長松萋萋兮根柯哀鬱結兮

淚橫流兮滂沱蹈共姜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終歸骨兮

存憑託兮余華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他

古詩

婦人苦

白居易

蟬髮加意梳蛾眉用心掃幾度曉粧成君看不言好妾身重
穴君意輕偕老惆悵去年來心知未能道今朝一開口語少
何深願引他時事移君此日心人言夫婦親義合如一身及
死生際何曾苦樂均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勿
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苦喪婦能不慙傷
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爲君委曲
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

律詩

鄰婦哭征夫

張籍

雙鬢初合便分離萬里征夫不得隨今日軍回身獨沒去時
馬別人騎

話

寡婦扶喪

文正公鎮越民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以俸錢百緡
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一紀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
詩云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煥熱去淒然關津若要知名姓
是孤兒寡婦船

出妻

要語

婦有七出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辟者嫉妬者惡疾

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其三年之
也先貧賤後富貴也

家語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

內則

怨

曰仇威二有女仇離中谷有推姜詩出婦蓋為小瑕鮑永去亦非大過白集判

本事實

三世出妻

曰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

家語後序

無子出妻

采叔魚二十無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年四十有子五人恐子

出耳非妻之過也六帖

蒸梨出妻

匹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以蒸梨不熟因出之人曰

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家語

取棗去婦

留其婦見姑舅門

王吉妻取東家棗啖吉乃去之

遣妻遭詈

後漢郭林宗見黃允以俊才知名謂曰卿守道不篤將失之矣

後司徒袁隗為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婿如此足矣允聞乃遣

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於

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黃允隱匿穢惡十五事

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分財出妻

後漢李充貧兄弟六人同衣通食妻竊謂充曰妾有私財願分異充曰醞酒具會鄉里共議及賓至充從座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充離異充母兄弟不可承宗事遂呵叱妻出門

叱狗去妻

鮑永養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卽去其妻

取水遺妻

姜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妻嘗泝流而汲值風不得還母渴詩責而遺之

離妻致怨

晉王珣及珉皆謝氏婿六傅安死旣與珣絕婚又離珉妻遂爲

仇怨

因妬告絕

晉謝邈爲吳興太守邈妻郗氏妬以邈取妾怨懟與書告絕邈疑門下生仇玄達爲妻作斥玄達玄達投孫恩害邈

違姑去妻

季迥秀妻罵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卽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

古今文集

雜著

古人因事出妻

或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

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
 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
 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
 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梨不熟者亦無
 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人交絕不出惡
 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
 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
 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
 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
 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是亦淺矣夫而已君子不
 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
 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可嫁出方令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伊川語錄

古詩

棄婦詞

顧况

古人雖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欲何夫本家零落
 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甚周旋及與同結髮值君適
 幽燕孤魂託飛鳥兩眼如流泉流泉咽不燥萬里關山道及至
 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棄衰賤新寵方妍好拭淚出故房傷
 心劇秋草妾以顛顛捐羞將舊物還餘生欲有寄誰肯與相連
 空牀對虎牖不覺塵埃厚寒水落芙蓉秋風墮楊柳記得初嫁
 君小姑始扶牀今日君棄妾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似

兄夫

去婦怨

孟郊

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連安知御輪
去今日翻迴轅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聽去鶴言哀哀七
絲絃

去婦怨

戴叔倫

出戶不敢啼風悲日淒淒心知恩義絕誰忍分離別下坡車鞿
麟畏逢鄉里親空持床前幔却見家中人忽辭王吉去為是秋
胡死欲比今日情煩冤不相似

白頭吟

李白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雉巢漢宮月雌弄秦草芳寧同為死
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正嬌妬獨坐長門愁日暮
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憚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
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
水落花辭條羞故林兔絲本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
來強索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
且留琥珀枕會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盃棄妾已去難重回
古來得意不相負只今惟有青陵臺

詩話

出妻復還

嚴灌夫娶慎氏十年無嗣乃出之妻乃為詩以別曰當時心事
已相關雨散雲收一晌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

遂如初

妬妻

羣書要語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史記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江有汜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韓文

古今事實

殺婢髡頭

後漢袁紹死妻酷妬殺紹寵妾五人為死者有知恐見紹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

不畜媵妾

馮衍字敬通妻妬悍不畜媵妾兒女自操井曰劉孝標云予亦

敬通二同不遇一同也剛直二同也馮有忌妻自操井曰予亦有忌妻家道坎軻三同也

書遣妬妻

馮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妬之虐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家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遭逢

疑夫私乳母

賈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妬忌初充子黎民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便殺之黎民戀念而死充遂無嗣

幃婢作樂

謝安夫人劉氏幃諸婢使在前作伎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梁柳惔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畧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而爲惔妻賞敬稷詣惔先相問夫人惔每欲見妓常因稷請奏樂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得留目

周姥當無此

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旣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閑雖螽斯有不忘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爾若是周姥撰詩當無此也

密置奴館

王導妻曹氏性妬導憚之乃密置衆妾於別館以處之曹氏知而將往導恐被妻辱遽命駕猶恐遲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轆轤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我見亦憐

桓溫平蜀以李勢女爲妾嘗著齋中妻南郡主始不知旣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耀不爲動容徐徐結髮歛手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

老奴遂善待之

夫死猶妬

齊劉瑱妹為郟陽王妃王為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瑱令陳郡殷蒞盡郟陽王與寵姬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之罵曰故且早死於是病亦除差

推婢墓中

于寶父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後十餘年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甦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

寧死亦妬

兵部尚書任環賜二 姬妻妬爛其髮禿盡太宗聞之賜金瓶

酒云飲之立死不妬節不須飲柳氏拜勅曰妾與環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宦今多內嬖誠不如死乞飲盡無他帝謂環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奈何二女令別宅安置

朝野僉載

刻眉灼眼

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鎖梁灼其兩眼角以朱傅之及脫癩如粧焉

西陽雜俎

佯許就婢

李福妻裴妬忌福鎮渭臺有以女奴獻者福曰吾官至節度使

指使者不過奴隸夫人得無甚乎裴曰未知公所願者指所獻
女奴裴許諾福賂左右夫人沐髮必來告既告福乃佯為腸痛
促召女奴既往左右亦以白裴裴遽出髮盆中跣問所苦福業
以病為言即若不可忍狀裴乃以藥投小便中進之明日監軍
事來問候福具告之皆大笑 語林

堂名四畏

王文穆夫人悍妬貴為一品不置姬侍欲置左右人竟不可得
好賓客畜樂院二十人宅後圃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言曰
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王深以為恨卒無嗣 趙鼎
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止妬

楊夔 英華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為郅后所察動
止皆有隔拗其憤恚殆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
山海經云以鵠鷓為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忌陛下盡試諸梁武
從之郅茹之後妬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
羞諸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其羸公
濁者不嫉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俾其惡去善勝忌者皆知革心
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
誠於血生其議遂寢

古詩

桓妬妻

梅聖俞

昔聞桓司馬娶妾貌甚都其妻南郡王悍妬誰與俱持刀擁羣
婢徑往將必屠妾時在窻前解髮臨鏡梳髮雲垂地瑩姿水
照壺妾初見主來縮髮下庭隅歛手語出處國破家已殂無心
來至此豈願奉君娛今日苟見殺雖死生不殊主乃擲刀前抱
持一長吁曰我見猶憐何況是老奴盛怒反為喜哀矜非始圖
嫉忌尚服美傷哉今亦無

詩話

詩刺畏內

孫公素畏內嘗求坡書扇坡題云披扇當年笑温嶠握刀歲晚
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公素昔為程宣徽

門賓後娶程公女性極妬悍故云 侯鑄錄

河東獅子

東坡謫黃州與陳慥季常游季常自以飽禪學而妻柳氏頗悍
季常畏之至或詬罵未已聲達于外東坡因以詩戲云誰似龍
丘居士賢譚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
然柳郡望河東蓋借用傳燈錄河東獅子吼也

淫婦

羣書要語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戒序 期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 惟士與女伊其相

詭贈之以芍藥 溱有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

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矣 滕文公

古今事實

玄妻貪恠

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女妻樂正后夔取之貪恠無厭忿戾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夫歸遇姦

燕季季好遠出其妻有士季至士在內妻患之妾曰令公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爲之柰何婦曰取五姓之水洗之季曰諾乃浴 韓文

嫪毐通后

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太陰人嫪 道報文 毒 曷改反 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娠生二子皆匿之 史

文君夜奔

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富人卓王孫聞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愿以自娛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旣罷文君夜已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才我不忍殺一文不與也相如與俱之臨邛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着犢鼻褌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耻之不得已分與文君家僮百人錢百萬及其

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

賈女竊香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椽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
悅之常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其事并言女光麗
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墻而
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悅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
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香一着人歷月不歇充計武帝
惟賜已及陳騫家餘無此疑壽與女通而垣墻至密門閤急峻
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
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能踰充乃取左右婢考問卽以狀言
充秘之以女妻壽

冀妻通奴

冀妻孫壽色美善爲妖態異甚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官至
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因與私通宮內外兼寵權威大震

賈后求少

晉惠帝賈后荒淫放恣洛南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忽有非常
衣服衆疑其竊尉嫌而辨之小吏云行逢一嫗說家有疾病卜
者云且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卽隨上車內簾箱中行可
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箱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
卽以香湯見浴將入見一婦人年三十五六短而形青黑色肩
後有疵共寢數夕贈此衆物聽者知是賈后慙笑而去時他人
入者多死此吏后愛之得全而出

食輿載婦

後魏宗室又明帝時以領軍專政卧婦人於食輿以帕覆之輿入禁中直衛雖知莫敢言者

公髯如戟

齊褚彥回為宋吏部郎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彥回悅之白前廢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公主夜就之彥回不為移志公主曰公髯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

但多與錢

蘇五奴妻善歌舞美姿色能弄踏搯娘有邀逐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其速醉多勸其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雖喫飽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為五奴自蘇始

古今文集

雜著

河間傳

柳宗元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有賢行既嫁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其族類醜行者謀壞之乃以車衆造門邀之邀嬉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謁來以一接新婦來為得師何拒之堅也強之乃從之游過市乃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惟赫之側男子欵者河間驚跣走出召從者馳車歸愈自閉不與從者通期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州西浮屠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然

後河間乃肯入先壁群惡少於牖下降簾使文子為秦聲由必
觀之有頃壁者出宿選貌美陰大者王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
間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切自視持已
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意不能無動力
稍縱主者幸一遂焉用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
也日日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但死夫騎
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齧臂相與盟
而後就車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為
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時上惡夜伺其夫無所避既張具河
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呪詛上下吏訊驗答殺之河間大喜闢
門召所與淫者裸逐為荒淫居一歲所淫者衰益馱乃出之召
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慊又為酒壚西南隅已居樓
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者壯者美
顏色者善為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
呻吟懔懔以為不足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為私
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額皆不欲道也

古詩

井底引銀瓶

止淫奔也

白居易

井底引銀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
知奈何似妾今朝與君別憶昔在家為女時人言舉動有殊姿
嬋娟兩鬢秋蟬翼宛轉雙蛾遠山色笑隨戲伴後園中此時與
君未相識妾弄青梅憑短牆君騎白馬傷垂楊墻頭馬上遙相

事不妄取復集 卷之十五
顧一見知君即斷腸知君斷腸共君語君指南山松栢樹感君
松栢化爲心暗合雙鬢逐君去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小頻
有言聘則爲妻奔則妾不堪王祀奉蘋蘩終知君家不可任其
柰出門無去處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親情滿故鄉潛來更不
通消息今日悲羞歸不得爲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寄言癡小
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

感興

朱元晦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天
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焰燔
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
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

古開群蒙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五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于和

梓

人倫部

寵妾

羣書要語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曲禮

賤婢不可以為主

西漢

書無以妾為妻

左葵丘之盟

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郊特牲士

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

喪服小記

感於嬖妾

頤人序寵之

專房燕

霍后傳

今人持被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

韓送殷侑序

豈惟炊爨之勞抑亦巾箱之寵

詩句鬱金香汗裏歌中山石榴花染舞裙

古今事貫

如夫人六

齊侯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僖十七

教美人戰

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於是出宮中之美人計數十人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爲隊長乃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左婦人皆大竿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右婦人復大笑孫子斬左右隊長用其次復鼓之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孫子曰兵旣整齊惟王所用雖赴水火可也

私盜侍兒

吳愛盜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使五百人圍守之初盜爲吳相從史私盜盜侍兒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從史下去盜自追之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盜見守從史適爲司馬買二石醇醪醉西南陬卒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曰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乃以刀決帳道從

醉卒直出司馬與分皆盜行七十里明日梁騎馳歸

私通生子 見父子門

後堂管絃 張禹

絳帳女樂 馬融並見師門

後漢憐玄妾樊通德能言趙飛燕姊妹事旣作飛燕外傳 憐玄

與班固同時有文名
玄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也盛時疲精神
馳騫嗜欲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竹影以手擁髻
淒然泣下

燕燕相見

漢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越飛燕而悅之先是有
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蓋帝每微時常與張放俱
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

聲清性惡

魏武有一妓聲音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
於是選一人聲及之便殺性惡者

雙妓東山

謝安棲遲東山放情丘壑好音樂每遊賞必以妓從

幃諸妓作樂

我見亦憐

別營妓館

全見妬妻門

幸妾與政

王導有幸妾姓雷頗與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
有寵名洽恬

世說

露醜通妾

王導與周顛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妓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顛
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顛無怍色有司奏免顛官詔特原
之

晉紀

開閣放妾

王處仲敦世許以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

娶座主妾

晉丞相叅軍宋挺乃劉陶門人陶亡後取陶愛妾爲妻劉隗劾奏挺獲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請除挺爲民奏可

細骨輕軀

石季倫所愛婢數十人季倫常屑沉水香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別賜真珠百琲若有迹者卽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綠珠墜樓

梁氏女有容貌石季倫以真珠二斛買之卽綠珠也孫秀使人求之崇竟不許崇曰我爲爾得非珠泣曰當効死於君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母兄妻子皆被害

延之墜牀

宋顏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盪延之墜牀至損子峻殺之延之痛情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懼墜地因病卒

易妓不許

宋蕭惠開赴益州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與惠開有舊設女樂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以四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斬吉納其妓啓孝武云詢訕朝政

簾爲妓衣

梁夏侯亶性儉率有妓妾十數並無被服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娶妾得甥

見無子門

老不遣妾

齊張瓌位光祿大夫妓妾盈房或譏其衰暮畜妓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一復存唯未能遣此耳

妻止娶妾

張敞欲娶妾妻曰子誦曰頭吟妾當聽之敞慙而止

屏婢見客

見問疾門

老放其妾

白樂天既老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善歌舞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之由是名聞洛下樂天既老又病風將放之素慘然泣下不忍去樂天悠然不能對遂不能忘情焉 按顧况有宜城放琴客詩曰琴客宜成之愛妾也宜城請老愛妾出嫁不禁人之欲而私耳目之娛達者也

妾爲所攘

唐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絕當時武延嗣聞之欲一見既見卽留之無復還知之痛憤因爲詩賅聞者以達窈娘窈

娘繫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之使酷吏誣罪知之下獄死
今詩話

妾為夫人

杜佑議者謂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為夫人有所蔽云

謂之妓圍

唐申王每冬月苦寒令宮女密圍而坐謂之妓圍

天寶遺事

妾孕而嫁

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妊而出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即荀鶴

也池陽集

雪兒善歌

雪兒者李密愛姬每賓朋文章有奇麗者村雪兒協律歌之

比

窓瑣言

不許妾粧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容儀端麗不許羣妾作時世粧

兒殺其妾

嚴武幼豪爽母裴不為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其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

奪賣餅妻

見夫婦門

處燕子樓

張建封節制武寧納舞妓盼盼於燕子樓公薨不宅適

肉臺盤

南唐孫晟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

諸妓私客

韓熙載本高密人後主卽位頗疑北人有場死者而熙載且懼愈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財貨售集妓樂殆數百人日與荒樂篋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卽散爲妓女所有而熙載不能制之反以爲喜然日不能給逐敝衣履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歌鼓求丐以足日膳且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竊典諸生糶雜而淫熙載見趨過而笑曰不敢阻輿而已及夜奔客寢者其客詩曰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頭畔着衣裳時人謂

北齊徐之才豁達無以過之

湘素雜記

武人置妾

杜大中自行伍爲將與物無情雖妻有過亦公杖杖之有妾才色俱美大中賤表皆此妾所爲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頗佳書一闕臨江仙有彩鳳隨鴉之語大中覺而視之云鴉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

聲色移人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王文正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真宗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仍賜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之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

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藍尖桶之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頗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丁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

乙之移人如此

龍川志

侍姬狎客

种世衡知環州深得屬羗心胡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之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竊與侍姬戲世衡出掩之慕恩慚恐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羗有二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涑水記聞

侍姬訴客

龍副樞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續醉挽妓不前時擁奴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日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取大杯罰妓人伏其量

嫁妾猶處女

均李順之亂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張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使者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中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

言行錄

夫人亡遣妾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爲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

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別錄

溫公不私妾

司馬溫公從龐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尙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首院中與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友稱其賢 聞見錄

荆公不留妾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慨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凡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媿如初盍以錢賜之 聞見錄

諸婢送半臂

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帶唐書於本任刪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勝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其修唐書望之如神仙多內寵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恐冷而歸

古今文集

律詩

燕子樓

白居易

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循守臨出小鬟復用前韻

蘇子瞻

學語雛鶯在柳陰臨行呼出墨
惟深通家不隔同年面得路方
知異日心趁着春衫遊上苑要
永國手教新音嶺梅不用催歸
路截燈須防舊所臨

朝雲詩 井序

蘇子瞻

世謂樂天有鶯駉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
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
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
四五年相繼竟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
詩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憐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
摩應解禪經卷藥廬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

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詩話

送妾桃葉

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獻之歌以送之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
用楫但道無所苦若我自迎接不用楫謂橫波急也

金陵覽古

絳桃柳枝

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姬名柳枝絳桃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
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
頭惟有月團團蓋有所屬也迨_謂楊枝竄去家人追獲及鎮州
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
在畱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屬意絳桃矣

西清詩話

青蛾復還

趙嘏浙人有美妾洎計偕母不許携行會上元節爲鶴林之遊
帥見之掩爲已有明年嘏歸以詩達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
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吒唎今日青蛾屬史君帥聞之乃
遣還

唱金縷

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嘗爲錡唱詞云勸君莫惜
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攘妾不還

大和中有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詩太尉李逢吉畱守來
一見旣不敢辭盛粧以往李命與衆姬相見李姬四十餘輩皆
出其下旣入不復出頃之李亦以疾辭遂罷坐信宿耗絕怨嘆
不能已乃爲詩投猷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山蹤尚可尋青
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窓暗想空相憶書幌誰憐
燭苦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婦照兩人心李但含笑曰大好
詩古今詩詩

鸞鸞寄詩

貞元中張生與崔氏女小字鸞七往來後棄之鸞七已委身於
人張亦娶適經其所求見不得崔知之潛賦一章曰一從銷瘦
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
竟不見元禎嘗爲作歌麗情

二妾歌舞

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蛮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
小蛮腰其後二妾竟去云

雲溪友議

服金石藥

牛僧孺自誇服鐘乳千金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頗多樂天戲贈
詩云乳鍾二十兩金釵十二行一退之晚年有聲妓而服金方
棄張籍哭退之詩云中秋十五夜圓魄天差清爲出二侍女合
彈琵琶箏白樂天思旧亦有詩云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
自敗於女妓及作李博士千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
乎 孔毅夫談苑

故妾流落

王詵晉卿都尉旣喪蜀國貶均州侍姬盡逐有歌者號轉春鶯

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從汝陰道過市橋聞泣聲甚怨問之乃
轉春鶯也得句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客有足
成章云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挹淚
青樓雲渺定誰家 云 回首音塵兩沉絕春鶯休轉沁園花 西
清詩話

醉紅裙

張文潛云東坡嘗言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
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自節者至云艷姬踏筵舞清眸
射劒戟則知此老子箇中與伏不淺文潛戲答曰愛文字飲人俗
子同利 西清詩話

以妾易馬

酒徒鮑生多蓄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遊行四方各求所好
一日相遇於山寺兩易所好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忽
有客造席賦詩日步及庭砌立當軒墀望新恩惧非吾偶也恋
舊王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駿意已忘於髣髴汗流紅頰愛無異
於凝脂 異聞崔

以妓易帶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尤物唐有慕姬之色
嚴有欲帶之心因呼盧之會出妓解帶較勝負於一擲舉坐屏
氣六幣數巡唐影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別相君悵
然遣之 開元遺事

妓為蜂教

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支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偶中
蜂螫少頃持扇就東坡乞詩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搖日舞罷花
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 侯鯖錄

侍姬肥偉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一善歌
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特所鍾愛命乞詩於公
公戲為四句云舞袖踰躑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
天風雨寒妓頽然不悅而去 遜齋閑覽

用事精切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陳述古守杭東坡為倅述古今東
坡作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毛蒼詩人老去鷺鷥

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
謬作安昌客畧遣彭宣到後堂全篇多用張姓事其精切如此

載姬遠遊

東坡云齊丘子陳季常自洛之蜀載二女持戎裝駿馬至溪山
佳處輒住終日見者以爲異人然季常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
故東坡因詩戲之有河東獅子吼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
女以遠遊及暮年甘於枯寂蓋有所制而然耳

復齊漫錄

妾不容見

李公擇有婢名雲英屢欲出不果東坡有詩云怪君一身都是
德近之清潤淪肌骨細思還有可恨時不許藍橋見傾國

作詩託諷

山谷戲書秦少遊壁云丁令威化作遼東白鶴歸朱顏未改故
人非微服過宋風退飛宋父擁篲待來歸秦氏烏生八九子稚
鳥之兄畢逋尾憶炊門北烹伏雌未肯增巢令汝棲莫愁野雉
踈家雞但願主人印纍纍觀此詩當是少遊過南京有所盼主
翁待少游厚欲令從歸而其家難之也此篇因有秦氏烏故事
遂皆寄言衆禽以爲戲丁令威以指少游鸚鵡以指所盼者秦
氏庭烏指少游之細君鴉之兄言其生子已長矣宋都今南京
宋父指南京主翁末句戲謂少游異時富貴雖有姬妾何傷以
開廣細君之意也古樂府云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蓋
用此也

嫁妾非偶

荆渚田氏侍兒各國香山谷自南溪召為吏部員外郎留荊州
 乞守當塗待報所居與此女子為鄰山谷偶見之以謂幽閑姝
 美目所未覩後其家以嫁下里貧民因賦水仙花寓意至云淤
 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黃一土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
 小民家俾高子勉和之後數年山谷卒於嶺表當時賓客雲散
 此女既生二子矣會荆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
 子勉置酒出之掩袂困悴無復故態坐間話當時事相與感歎
 子勉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太史之意云

舊苑能詩

舊苑公有妾曰舊苑公因會贈詩者以束綾舊苑作二詩呈公
 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怨輕輕不知織女當窻下幾度
 拋梭織得成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窻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
 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
 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婢妾

晉要語楊雄方言凡男而有婢謂之藏女而婦奴謂之獲張
 云婿婢之子謂之藏婦奴之謂之獲莊子音義方言謂荆
 西岱之間罵奴曰藏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藏亡婢謂之
 曰取貨謂之藏管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周禮其

入罪隸女子入于春藁荀子王伯卑人不可以為

劉輔疏為傳婢所毒王吉傳謂傳相衣服在席之事

句一婢赤脚老無齒 韓贈盧仝 越婢脂肉滑 元稹 小婢立我

前 赤脚兩髻了 歐 自遣赤脚沽村釀 歐

古今事實

婢兩盡忠

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王父還恐覺之為毒藥使媵婢進之婢私曰進之則殺王父告之則殺主母因僵覆酒王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因他過欲殺之婢就杖將死而不言王父之弟聞之直以告 父放其妻將納婢辭以自殺王父乃厚幣嫁之列女

家僮萬八

呂不韋家僮萬 師古曰婢妾之總稱

孕者不幸

張蒼長八尺餘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

賣妾求名

漢王莽成帝時拆節為恭儉敢為激發之行嘗私買侍婢且頻聞知莽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美爛婢手 見德量明

婢皆讀書

鄭公家奴婢皆讀書一婢不稱旨使人拽着泥中須臾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簿言在恐逢彼之怒

幻術得婢

郭璞至廬江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升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可除主人從之

幸姑之婢

阮咸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而而還論者非之詳見姓名門

婢欲姦誘

王武子左右人嘗於閤中就婢取濟衣服如欲姦之其人云不敢婢云若不從我當大呼其人終不從婢呼曰甲欲姦已濟令殺之其人具述前狀武子不信其人口在不可受當訟府君於天武子經年疾困此人見形云府君當去矣遂卒殷芸小說

織當問婢

宋沈慶之為步兵校尉文帝欲北伐慶之固謂不可帝使徐湛之謂慶之曰為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帝大笑

以婢馬賭

北齊爾朱文略豪縱不遜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致請文略殺馬列婢以二銀罌盛婢頭馬肉遺之

擔水通婢

齊張敬兒爲襄陽府將時家貧每休假輒庸賃自給嘗爲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

漁童樵倩

帝賜張志和奴婢各一志和配以爲夫婦號漁童樵倩

婢各爲業

唐崔覲老無子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妻嘯詠相視爲娛

賣婢許贖

子厚得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俸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備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矣

買前令女

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結婚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至堂前熟視泣曰勿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導我戲劇也鍾離曰汝父何人婢曰我父兩政前令也身死家破我流落民間今詢得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嫁貲先爲求婚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奩匪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遠伯玉耻獨爲君子願以前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女

於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東軒筆錄

失身遭辱

王瓊奴乃王郎中幼女父死失身於趙奉常家為主母凌辱道出淮上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甫為作傳

青瑣高議

古今文集

律詩

失婢

白居易

宅院小墻庠坊門榜帖逢舊恩慙自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王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唯有月明知

和樂大諷失婢榜者

劉禹錫

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拂瓦去鸚鵡透籠飛不遂張公

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

詩話

嫂婢贈扇

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婢製白團扇歌以贈珉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私其姑婢

崔郊居漢上其姑有婢端麗善音律郊嘗私之既貧鬻婢於連帥于頔家給錢四十一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於柳陰馬上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

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于座公觀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作耶遂命婢同歸至於帷幌奩匣悉為增飾之唐宋遺史

子承父妾

觀察使李耕之女奴名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四子皆欲烝之而不得遇清明中堂翫月四子各在一處待之長子遇於櫻桃花影中却要給之曰可於東南隅相待少頃却要燃蜜炬詣扉照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宿四子掩面而走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六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娼妓部

娼妓

羣書要語娼倡優也

說文

刺繡紋不如倚市門

貨殖序

營妓古

以待軍士之無妻者

雜志

詩句彩雲易散琉璃脆

白集

古今事實

幕客逸遊

牛奇章公帥維陽杜牧在幕中夜微服逸遊後牧以拾遺召公以縱逸為戒牧始隱諱公取一篋皆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芝田錄

寫真寄郎

崔徽河中娼也裴敬中以興元幕使河中與徽相從累日敬中歸情懷怨抑後東川白知退歸徽乃寫真奉書謂知退曰為妾謂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且為郎死矣元積為作

書仙

長安中有娼女曹文姬尤工翰墨為關中第一時號書仙麗情

判僧遊娼

慈嶺女肆

唐慈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女肆征其錢龜茲傳

古今文集

古詩

有所思

盧仝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涓涓嫦娥月三五盈又缺盈盈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不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山高竑絕無知音美人不知為暮雨今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窻前疑是君

伊詩

竹枝詞

劉禹錫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席上贈歌者

鄭谷

花月樓臺近九衢清歌一曲到金壺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

趙令答詩約携山妓見訪

山谷

晴波瀉鵝漾潭隈能使遊人判不回風入園林寒漠漠日移宮殿影枚枚未嘗綠蟻何妨撥宿戒紅粧莫待催缺月西南光景少仍須挽取燭龍來

詩話

杜牧狎遊

杜牧既為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聰罷鎮閑居聲妓豪華為當時第一嘗宴客女妓百餘人皆殊色牧瞪目注視問李聞有紫雲者孰是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牧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羅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座主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旁若無人後三年狎遊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航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揮榻畔茶煙細颺落花風

本事詩

約妓愆期

杜牧太和末往游湖州刺史崔君素所厚者悉致名妓殊不愆

心牧曰原張水嬉使人畢觀牧當間行寓目使君如其言兩岸
觀者如堵忽有里姥引髻髻女年十餘歲真國色也將至舟中
姥女皆惧牧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吾十年後必爲此郡若不
來乃從它適因以重幣結之洎周墀入相牧上牋乞守湖州比
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妹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牧亟使召之
夫母懼其見奪蒿切以詣母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
年矣牧俛首曰其詞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爲悵別詩自是
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茂綠成陰子
蒲枝麗情

司空見慣

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帥杜鴻漸飲大醉歸宿傅舍既醒見二

妓在側因問之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某來問何詩曰

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惱亂蘇

州刺史腸一云韋應物過杜鴻漸

骰子賭酒

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酒微吟
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曰但知報道金釵隊髻
髻還應露指尖據言

童臺柳

韓翃少負才名隣居有姓李者每將娼妓柳氏至其居必邀韓
飲愈熟柳每窺所往來皆名人因乘暇語李曰韓秀才甚貧然
所與遊必時賢是必不久困宜假借之李具酒邀韓空謂韓曰

公當今名士柳當今名色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與韓
韓辭柳曰此豪達者昨暮具言之矣俄就柳歸來歲成名淄青
節度使侯希逸奏為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
三歲不果迓寄詩曰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
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
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為番將沙吒利所劫寵
之專房翊隨希逸入覲見柳氏在輜輶中殆不勝情虞候許俊
曰當為足下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造沙吒之第伺
其出排闥大呼曰將軍中惡召夫人僕侍辟易遂陞堂挾柳氏
馳馬而至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翊懼禍訴於希逸希逸以事聞
諸朝詔柳氏還翊

異聞集

媚詩毀譽

崔崖張祐齊名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
錯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窻耳似鐺爰把薑芽
梳掠鬢崑崙山上海初生端遂往見二子再請曰端端祇候三
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覓得黃驢被繡鞍善和坊裏取
楊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曰
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雲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

雲溪友議

去妓復歸

韓滉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有官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
至厚滉聞其名召置籍中昱為詩以送云送客春風湖上亭柳
條藤蔓繫人情黃鸝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妓至唱戎

此詞澁即時歸之

二胥宿妓

元微之貶江陵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伴聞管妓與二胥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下句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侯鯖錄

薛陶能詩

元微之元和中使蜀籍妓薛陶者有才色府公嚴司空知之遣陶往侍焉後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娥眉秀化出文君與薛陶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麗情又嘗

辟為校書贈之詩云萬里橋邊薛校書把花下閉門居洛陽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盡不如入善造薛陶牋

太守停旗

劉禹錫泰娘詩風留太守韋尚書路旁忽見停隼旗

彈琵琶

白居易謫江洲司馬送客潯陽湓江聞娼女夜彈琵琶作琵琶行詩見琵琶

紅袖拂塵

魏仲先寇萊公游陝郊僧寺多留題後同到見萊公詩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青箱記

屬意小鬟

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尚幼公頗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春風幹當來介因警以患公今州治尚有石刻

泊宅編

好答官妓

呂士隆知宣州好答官妓官妓皆欲逃去會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留不使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欲答之妓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杭妓不自安也士隆愍而捨之

魏泰詩話

覓愛卿

韓魏公爲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爲官妓覓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覓愛卿

妓會僧廬

司馬溫公爲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管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荆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荆公集句戲之云年去年來來去忙暫閑偷臥老僧牀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

留妓怖走

李泰伯云蔡君謨知福州召飯於後園陳烈與焉時暮春沽酒籍妓喏而過公留妓佐酒舉歌一拍烈怖駭越墻攀木而逝因賦詩云八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画樓沽酒處

幾多鳴擗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

妓求僧詩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詩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

妓學問禪

杭妓琴操善應答東坡善之後因在西湖戲琴云我作長老爾試參禪問琴云何謂湖中景答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答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鬢掃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答云隨他楊學士驚殺鮑參軍如此究竟如何坡

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即削髮為尼

尼編

奴僕部

奴僕

羣書要語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没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亾獲得為奴婢也風俗通又見婢妾門奚三

百人鄭玄曰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曰奴婢其少才智者

以為奚今時侍史官婢是也

周禮

趨走給招呼

宰夫

申無字曰

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曰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

舍之是無陪臣也

昭七

廝役扈養

注

析薪為廝炊烹為養

公羊

傳使訓羣騶知禮

注

騶喏喝聲也

左

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勿間

收使之

注

勿間能蓄豪奴

西漢貨殖傳

騶皂門幹

魏司馬芝傳

愛幸監奴

注

奴之監知家務者

霍光傳

蒼頭廬兒孟東

注

漢名

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所居為廬蒼頭

侍從因呼為廬兒

鮑宣傳

佩珥腰鞬為其皂隸

徐陵書

趨廝走

養

皮日休孟亭記

與家僕雜居齊處也

史記

公之便子我之奉

壹皆隔其蹟

提誠齊書

詩句

有奴長鬚不裹頭

韓

平頭奴子持筐箱

古樂府

曾驚陶侃

胡奴異怪不常穿虎豹羣

老杜示僚奴

鋤藥雇老叟焚香呼小

青

施肩吾

小奴槌我足小婢槌我背

白集言老病也

古今事實

紀綱之僕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信二十四

意氣揚揚

見賢妻門

庸保匿作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箝者高漸離為人傭保匿作

牛馬走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

注

走猶僕也言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

罵僕畜生

見沽酒門

人奴封侯

衛青其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

公王季與王家僮衛媪通生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羊民母媪母也之子皆奴畜之而不以為兄弟青嘗至其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歎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望封侯

蒼頭廬兒

蕭望之與王仲翁同薦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門東侯王仲翁補大將軍出入從蒼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

奴殺其主

彭寵奴子密殺寵詣闕降封為不義侯東觀漢記

奴乳孤兒

後漢李善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乳為生湏續在懷抱奉之不啻長君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官悉收殺之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遜甚愛之及紹之誅安歎曰豈可使士稚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遜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門

買奴得翁

南陽龐儉少失其父後居閭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宰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賓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婢即白其母母使儉問曰是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頸

帝泣遂為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為之語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遣力助勞

陶侃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可善遇之

失奴所在

陶侃家僮千餘嘗得胡奴不喜言常默坐侃一日山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因而墮淚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

兵交名士

晉王尼為兵在大將軍幕府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皆與尼

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離兵尼字季孫

奴通其婢

齊張敬兒似在襄陽貧為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泰將被殺逃光宋明帝立四方反叛敬兒為將啓帝云泰以絲助袁顛為弩弦收籍吳氏家人保身得出財貨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以為妾

奴盜孟孟

柳公權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王藏奴或盜用嘗貯孟孟一笥藤絨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曰銀孟羽化矣不復詰

奴愛其才

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管楚巖慘或勸其去曰非不能去愛其才

蒼頭辦喪

盧懷謹死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唐紀

折變獲奴

唐杜生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如其語使者曰去鞭吾無以進焉可折道傷變代之乃往折變奴伏其下獲之

奴盜銀器

張文定公齊賢為江南漕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公執視不問後為宰相斷役多得班行此奴竟不沾寸祿乘間位

告公曰爾憶江南盜吾銀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汝亦不知也吾進退有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以今與汝錢二百千不可復留奴拜謝而去倦游錄

誤碎玉杯

執燭燃鬚並見德量門

託僕以信

程明道雖奴僕必託以忠信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什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詰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行狀

奴報故主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

吳以選入倅日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
史臺獄 上怒甚治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响問之

者遼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言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恩
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遼追哭送之防者過
之遼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
從者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患自死傍無
家人遼使母守其屍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
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遼賤隸也非知有古人
臣烈士一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
死不賣一死以救其故主之急於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
乎彼所云不道一飯一衣而已公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

或致位公卿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視之猶懼其
禍之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
優卹賑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
之 涑水記聞

古今文集

雜著

僮約

王 褒

蜀郡王子泉 又字子淵 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

行酤酒便持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冢不約為
他家男子酤酒也子泉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訝人人
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云奴復曰欲使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了不

能爲也子泉曰諾券文曰神爵二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
子泉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央賣萬
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當穿白
縛箒裁盆鑿井浚渠縛落鉏園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爬
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蹠坐大叟下床振頭垂鈎刈芻
結葦蠟纏絞不絡任醜狙模模織履作籠粘雀張鳥結網捕魚
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魚鴈鴛百餘駟逐鷓鴣
持梢牧豬種姜養羊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餒食馬牛鼓四起坐
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披梭種瓜作瓠別茄披葱
焚檉發笱龍集破封日中早蓄鷄鳴起春調治牛馬兼落三重
有客至提壺行酤汲水作餽滌不輟披蒜斲蘇切脯築肉

曜芋膾魚包熬烹茶盡力具鋪已而蓋藏閉門熏竇餒猪縱犬
勿與鄰里爭鬪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惟得染
唇漬口不得傾盃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
裁作船下至江州下到煎主爲府椽求用錢惟紡惡收梭索綿
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泉轉出
傍蹉牽犬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檐荷往來市聚擁護行偷
入市一得夷蹲傍臥惡言醜罵日作弓刀持入益州貨易牛羊
奴自交精惠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斲槩裁轆若殘當作俎几木
衾及蔬盤焚薪作炭疊石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伐牘日暮以歸
當送乾薪二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獲十月收豆多取蒲茅益
作繩索雨墮無所爲常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

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吃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振門狂戶上樓擊鼓持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闕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乞乞扣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上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酌酒真不敢作惡

跋奚奴文

黃魯直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爲置婢無所得迺得跋奚躡躡離疏不利走走顛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悅一人罵怒黃子笑之曰竟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竟舜俱疲

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搗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澣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單子不通之則覆不可運土費不可當計坐而觀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目聾者之耳絕利一源收功且百事固有精于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功有所能乃有所不能焉呼跋奚來前吾爲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羣狙賦芋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故不能閨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諾若可爲者汝無壯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滌滌釜料簡蔬茹留精黜猶齋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載枋者

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醢日晚用薑葱潔不欲佳旋菹不欲黃
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炆水沃沸鼎斟酌薺生熟
必告媿媿臨食爬垢捺髮洗指舐杓喂載懷晉事無小大盡當
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收拭蠲潔寢起覆枕陶瓦髻素視在
謹數兄弟爲行牝牡相當日中事閒浣衣漱禱器穢器淨謹循
其初素衣當白染衣增色梳鬢爲黃紅螺研光按藍杵草茅蒐
蒙羊漿胰粉白無不媚好澡潔處亭熨帖坦平來往之役資宅
使令牛羊下來喚鷄棲傑撐拒門關閉護草竊飯飲猫犬墜塞
鼠穴凡鳥攫肉猫觸鼎犬舐鎗鼠窺甑皆汝之罪也春蚕三臥
升簾自裴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任補給錫踈手作
無有停時紵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蘊蒸易
涼蜜水薰艾出蚊水盤出蠅果生守樹果熟守莒執弓懷彈驅
嚇飛鳥無得吮啗日使殘少姪媪罵譏瘡痢泄嘔天寒置籠衣
衾畢烘搔痒抑痛炙手捫凍無事倚墻鞅復可作堂上詔呼傳
聲代諾截長續短鳧鶴皆憂待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爲汝
能之否跋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爲雖勞何咎黃
子曰若是則不旣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滿意

古詩

余成詩

黃魯直

役者余成忠信不貳鄙事八年未嘗見其過其畏得而好德畏
不善而慎罰躬行而心安樂問其部伍蓋自其少時至於今役
年六十矣猶一日也察其私持廉甚謹而遠名吾嘗與僚友論

其人雖古之學問士大夫木強而厚於德如第五公胡威未能
 遠過此也其人豈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乎吾
 貧不能脫其役與之同歸江湖之上作詩以識愧
 冊籍生涯無列鼎白頭忠信可專城自非車騎將軍勢愧使王
 尼常作兵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肖貌部

形貌

奇恠

魁偉

肥

瘦

豐美

短小

寢陋

形貌相似

詳書要語形色天性也

疏

人之形與色皆天所賦性所有也

盡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

德充符

人肖天地之貌

懷五常之性

前刑法志

詩句 炯如一段清水

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

杜入奏符

不獨飯山嘲我瘦也應糠粃快君肥坡

事實

古帝異相以下係奇怪又見相者門

庖犧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有非人之狀而有

大聖之德列子黃帝篇

孔子異相

孔子生而首上圩項索隱注言頂上中低而四傍高也史

公子駢肩

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肩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

三十二

肩高

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莊子

龍伯國人長以下係魁偉

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河圖土版

身長

禹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文王長十尺孔子長九尺六寸腰大

十圍曹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

俱吳越春秋

防風橫九畝

禹致祥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身橫九畝史記

吳伐越隳會稽獲骨馬節專車即此國語魯文公十一年叔孫

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兄弟二人大害中國尾石不能害叔孫

得臣射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眉見於軾穀梁

王商威重

王商有威重長八尺餘容貌過絕人單于來朝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仰視商貌大畏之

重八百斤

晉南陽王保體質豐偉自稱重八百斤喜睡不能御婦人年二十七薨

以貌取人

後魏楊愔典選多以貌取人時謗云尚書典選似貪人買瓜惟取其大者

自比美貌以下係豐美

鄒忌為齊相長八尺餘體肥麗朝服冠鏡自視謂其妻曰我與城北徐公孰美妻曰君美徐公齊之美者也忌不信復問妻妾曰君美且日客從外來忌復問之客亦曰徐公不如君及徐公來忌熟視之自以為不如因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客之美我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而臣妻妾及客皆言臣美或私畏於臣或有求於臣今齊地千里宮女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是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吾過者受上賞十二國春秋

狀如女子

張良贊云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子

兼葭倚玉

毛曾與夏侯共坐時人謂之兼葭倚玉

珠玉在側

見甥舅門

姬悅其貌

王濛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居貧帽破自入市買之姬悅其貌遺以新帽

投果滿車

潘岳美姿容少時嘗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遶投之以果遂滿車而回

連壁

潘安仁夏侯湛並美姿容每同行人謂之連壁

如千丈松

庾子嵩數日和嶠森森如千丈松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如春月柳

王恭美姿容人多悅之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 永明主見靈和殿前柳曰此柳風流似張緒少年時

談藪

生寧馨兒

王衍精神俊秀山濤見而歎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嘗與交遊詣酒家飲觀者如市酒家益樽饋食以延留之

玉山映人

裴楷風神高邁時謂之玉人又云如近玉山照映人也

醉顏玉山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異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昂昂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巍峩若玉山之將頽

瑤林瓊樹

王戎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風塵表物

王筍班

唐蔣凝美風標每到朝士家以為祥瑞士中號為王筍班

鸞停鵠峙見祖孫門

六郎似蓮花

張昌宗以姿貌辛楊再思曰人言六郎似蓮花正謂蓮花似六郎

義勝故肥以下係肥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吾人見先王之

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

懼今先王之義勝故肥韓邦子

腰帶十圍

東平王蒼腰帶十圍晉尹綈慕容超身長八尺腰帶十圍

如瓠

張蒼當斬解衣伏鑕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恠其美士乃言

於沛公赦勿斬

食糠覈肥

陳平為人長大美色或謂平分以食而肥其嫂疾其不事家產

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逐其婦王戎子萬有

羸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

然火臍中

薰卓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

何悅而肥

庾公過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悅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邇來滓澁自去耳世說

何肥而癡

沈昭畧嘗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耶何乃瘦而狂

體肥而舞

宗復位祝欽明為祭酒帝與群臣宴自言能八風舞帝訝之欽明體肥而醜據地搖頭眈目曲盡舞態帝大笑盧藏用曰是舉五經掃地

布袋和尚

明州布袋和尚形裁腰矮蹙額睛腹蓋彌勒佛之化身也

傳燈

肥瘦相嘲

王淇張亢同在南京晏元獻幕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日有米綱至八百里村水淺當剝載張往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剝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

湘水燕談

肥瘦不一

盛文肅公豐肥丁晉公踈瘦時語盛肥丁瘦

歸田錄

既貴而肥

東都曹生言范右相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以世未有也然体面肥澤潔白豈其胷中亦以為樂耶談叢

詩戲顧屠

詩嘲肉山

並見本部詩話

體羸禁語

以下係瘦

衛玠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

革帶移孔

梁沈約又處端揆志望台司武帝終不用乃與徐勉書陳情言已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記月小分半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請三司之儀帝不許但加鼓吹而已

鬼貌藍色

盧杞鬼貌藍色

織瘦通眉

李賀為人織瘦通眉長指爪能書

賦詩嘲瘦

見本部詩話

貴亦枯瘦

司馬溫公枯瘦自如豈非不以富貴動其心耶

談叢

如不勝衣

以下係短小

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如不出諸口所舉於晉國筦庫之士七十餘家時以為知言

短入狗門

晏子身短奉使於楚楚鬻為小門晏子不入曰使狗國即從狗門入使楚不從狗門入

短小應對

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

談苑

聊小丈夫

孟嘗君之趙趙人出觀之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聊小丈夫耳

侏儒幸休

見俳優門

七寸短人

東郡逸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疑其山精常令其案上行召東方朔問之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答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作子此見不良已三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謂上口王母使臣來告陛下求道之法惟有清淨不宜躁擾後王母與帝會言終不見

漢武故事

不副所聞

龔遂召見形容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頗輕焉

貌似老嫗

蔡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如老嫗狀行步俛僂常兩吏夾持乃前

短小精悍

郭解為人短小精悍

顏延年為人短小精悍而敏於事 妻

護為人短小精悍 李紳為人短小精悍

子娶長妻

後漢馮勤祖偃長不滿二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之也乃

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仕至尚書 司徒

短主簿 見此門

身短而偃

五代崔善為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身短而偃嘲之曰崔子

曲如鈞隨例得封侯膊上全無項曾前別有頭 續世說

貌不揚

裴君退然纒中人而神觀邁爽平蔡之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

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其自贊云爾形不長爾貌揚不

州產侏儒

陽城為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 其生離不進德宗

使求之城曰州民盡短小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貢

戲其短小

邇英閣講諷之所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遵叔

父在講筵而身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公宜為隆儒殿學士

惡而不颺 以下係復陋

黻明叔向適鄭黻茂惡 貌醜 也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日必

黻明也今子少不颺 不揚顯 若復不言吾幾失子矣 昭二十八

狀貌甚惡

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才薄既而授業名震諸侯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夫醜妻美

賈大夫貌惡娶妻而美詳見美女門

魍顏楚頰

蔡澤魍顏楚頰而為丞相

貌侵而貴

田蚡為丞相為人貌侵一音寢生甚貴田侵短小也生貴謂自

尊高視貴寵

貌醜口訥

左思為人貌醜而口訥遊遨於市群區亂唾之委頓而還

以美代醜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表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琰李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問牒問曰魏主何如匈奴使答曰魏主雄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實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使者

形陋何如

宋沈攸之詣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下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及明帝世攸之以功為中領軍封公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座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以實對帝大笑

歛頤折頰

周燮字彥祖歛頤折頰貌甚醜母欲不舉其父曰吾聞諸聖賢

事類彙編 卷之十八
之狀皆有異於人與我宗者必此兒遂育之

汝南先賢傳

擲瓦盈車

張孟陽生而貌陋每出人惡之擲瓦礫盈車

貌陋心險

見問疾門

貌醜而文

盧攜貌不揚嘗以文上尚書常宙常氏子弟輒肆輕侮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有尾異日必貴

形如獼猴

歐陽率更貌復陋長孫無忌嘲之云誰令麟閣上書此一獼猴好事者遂造白猿之說謗及其親

後村

麤頭鼠目

李揆傳初前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貌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麤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

土木形骸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恠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頸有聲

王真公欽若貌踈瘦舉止山野復聲於頸嘗以文謁錢公希白希白頗蔑視之有術者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公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曰第恐不免事不遠矣

詳見相者門

賦詩嘲黑

見本部詩話

谷有所類

以下係形貌相似

孔子獨立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頰似堯其項類臯陶其

肩類子產

世家

孔子類陽虎

孔子過匡匡人以為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以孔子狀類陽虎拘五日

世家

優孟似叔敖

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論楚王及左右見之不知其偽

丑父似頃公

逢丑父似齊頃公故代頃公為晉獲也

公羊

紀信似漢王

紀信貌似漢王滎陽之後信乘黃屋車左纛詐稱出降

虎賁似蔡邕

孔融與蔡邕素善邕卒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

蔡邕似張衡

張衡死蔡邕母始孕生子才貌相似時人謂邕是張衡後身

世說

桓温似劉琨

桓温自比宣帝劉琨之儔征還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云乃劉琨妓女也一日見温便潜然而泣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伯偕似仲偕

陳國張伯偕弟仲偕形貌相似仲妻新粧竟忽見伯偕問曰今日粧飾好否答曰我伯偕也仲妻趨避須臾又見伯偕猶以為仲偕告之曰向大錯誤伯偕曰我故伯也

狀類天子

王武功德用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公北虜嘗呼其名以驚小兒蘇紳孔道輔等言其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公奏曰宅枕乾岡朝廷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云

澠水燕談

如冠王以下係外貌徒羨

陳平美丈夫如冠王耳其中未必有也

泥車瓦狗

王符云今人或好取土作瓦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美之具以巧詐小兒皆無益也

潛夫論

弔喪監厨

或問荀文若趙稚長二人云何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注荀儀容但有貌故可弔喪趙有大腹健斲肉故可監厨

珉中玉表

賈耽杜佑令狐楚皆醇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珉中而玉表歟

唐贊

麒麟植

楊炯每見朝官目為麒麟植言如弄假麒麟刻畫頭角脩飾皮毛覆之驢上循場而走乃脫皮飾還是驢馬無德而衣朱紫與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二十八
此麒麟植何異 朝野僉載

沒字碑

五代安千秋事唐晉累更藩鎮千秋為人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人謂之沒字碑晉末為金吾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於赤岡千秋出班夷言耶律光勞曰是安沒字否當與汝一喫飯處

古今文集

雜著

雜說

陸龜蒙

談生云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恠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注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

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象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不謂之人耶即有平脅曼膚頰如渥丹美而都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烏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為不失也恠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耳

詩話

賦詩嘲黑

朱彥時賦黑兒詩云世有非常人實惟彼玄士稟茲至緇色內外皆相似卧如驪馬驥立似鳥牛時忿如鸚鵡鬪樂似鸕鷀喜

太平御覽

賦詩嘲瘦

李白以杜甫齷齪故有飯山之嘲其詩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亭午為問因何大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賦詩嘲肥

山谷戲和文潛謝穆父松扇末云張侯哦詩松韻寒六月火雲蒸肉山謂文潛詩雖清如松風之韻而體則肥如肉山之蒸又云形如彌勒一布袋文字江河萬古流

禱著

係外貌徒羨

鞭賈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值五千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以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

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予予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指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黝然若揮虛馬予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淪湯以濯之則邀然枯蒼然白則黃者梘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因大擊鞭折為五六馬蹠不已墜之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則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梘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怒曰予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為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不折其用而

獲墜傷之患乎

頭面

群書要語首頭也 說文 頭獨也處體獨高也 釋名 元首明哉 書

頭容直 少儀 頭圓象天足方象地 孝經 援神契 勇士不忘喪其

元注 元首也 孟子 頭方命薄 韓文

詩句 一生空哦詩不覺成白頭 孟郊 鬢髮還應雪滿頭 杜新貴

只今多黑頭 山谷

面 面頰前也從一目象人面也 **被面** 慙赤也 說文 子產曰人心

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襄六 相者三停九候

定于一尺之面 傅子

詩句 李邕求識面 杜 會面嗟黧黑 杜

古今事實

頭異常人

神農蛇首 伏羲人頭蛇身 帝系 湯長面而髯鬚 晏子 平原君

頭小而銳 史

頭與壁碎

蘭相如為趙使秦持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七日使臣奉璧今天王見臣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今頭與璧俱碎矣

漆頭為飲器

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

賈長頭

賈逵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昂角匿犀

李固昂角匿犀足履龜文注昂角頂有骨如昂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

斬頭便斬頭

先主與張飛趙雲等分定郡縣時巴郡嚴顏率眾守城不降及城陷縛顏至飛呵曰汝見大將軍何以不降而敢拒戰命左右牽去斬頭顏大笑曰斬頭便斬頭何必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上客

頭觴屏風見教子門

繫頭懸梁

孫敬好學晨夕不休及至眠睡夜寢以繩繫頭懸之屋梁

一朝科頭

管寧避難遼東還汎海遭風船垂傾沒寧思憊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恐在此

黑頭公

王珣與謝玄俱被辟桓温曰王掾當作黑頭公

行常縮頭

祖廣字淵度范陽人仕至護軍長史廣行嘗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清明祖參軍乃從屋漏中來世

小大頭

後魏古弼爲尚書令大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咸給瘦者大武大怒曰尖頭奴還臺先斬此奴益弼頭尖大武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曰筆公

而長三尺以下係而

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二寸各動夫

下荀子

莫見其面

董仲舒下帷講論或莫見其面

妻希見面

朱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之寢夜寢早起妻希見面

半面能識

後漢應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匿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匿識而呼之

面如傅粉

何晏字平叔美姿儀而絕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與以熱湯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面如凝脂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舉標擲面

王衍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

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

面長似驢

諸葛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粉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續其下曰之驢舉座歡笑乃以其驢賜恪

剥人面皮

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看王曰孫歸命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則剥其皮乃舉碁局武子伸脚在局下賈充問孫皓曰何以剥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也

語林

月不洗面

嵇康曰性復踈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

物舐面瘡

謝石字石奴少患面瘡療之莫愈乃自匿忽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世呼爲謝白面爲尚書令既無他材能直以宰相安之弟兼淮淝之役石爲都督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歛無厭取譏於世

面有疵黥

趙孟補尚書郎令史善於清談其面有疵黥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也

面汗有無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文帝見毓面有汗曰卿面何以汗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栗栗汗不得出世說

面有七星

桓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

黑面僕射

後魏廣陵侯衍弟欽色黑人號為黑面僕射

作破面鬼

齊東昏即位多行殺戮沈昭畧與沈文季徐孝嗣同召入省例賜藥酒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郎以甌投孝嗣面曰便作破面鬼

黥面文面

梁武帝刑法志刼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黥面為刼字劉仁恭據盧龍悉取男子十五為兵淫其面曰定霸都人士淫其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間里為空得衆計二十萬軍人刺面自仁恭始健兒文面自梁太祖始五代史補

譏面狹長

後梁宋如周為度支尚書面狹長孝宣嘗戲之曰卿何謗法華經如周踉蹌自陳不謗蔡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卿當不謗餘經止應不信法華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面色青黯

江南李氏凡人欲見先畫象觀其妍醜廖克順面青江南謂之

廖黷子由是惡之不得入見 胡訥見聞錄

照面自知

張裕曉相術每舉鏡照面自知死刑未嘗不撲之於地 蜀志

一尺之面

桑維翰字國喬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嘗臨鏡自竒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

黑王相公 見前形骸相似部

面偏能正

王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若水曰王舍人面偏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偏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薄耳 涑水記聞

園菱洗面

呂惠卿語王荆公曰公面有黥用園菱洗之當去公曰吾面黑耳非黥也呂曰園菱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菱其如

予何 東軒筆錄

古今文集

禱著

頭責子羽文

晉張敏

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冽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如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陋巷屢沽而無善價為之慨然又恠諸賢身既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遙王貢彈冠之

義故因秦生容_之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爲頭_首百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蔣髮膚置鼻耳安眉鬚插牙齒眸子摘光雙權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邀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跪如此者固我之形足偉也子冠冕弗帶金銀弗保旨味弗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耶則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節耶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爲遊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含辭從容子欲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遁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澆澗棲遲神丘垂餌巨

擊人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爲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太宰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爲忠耶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爲介節耶則當赴水火以全真此四者子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告爾以養生誨爾以優游而與蟣虱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偷論子儕偶子曾不如太原温顛頁小荀禹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誦此數子_{可身}口舌或庭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騁驥少智或口如含錫飴或頭如壑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抒攀龍附鳳並登天府豈若夫子徒舌唇腐爛手足震_而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爲權謀譬猶鑿地抱

專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一
十一
癸卯以來富嗟乎子羽何異在陷之熊深奔之虎石間餓蟹竈
中之鼠用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踏踞煎蹙至老無所希也

新編古今事類聚後集卷之十八

終

